锐观察

提升互联网时代副刊的“留客”功能

李浙闽

2026年10月29日《宁波日报》时评版刊发了署名易玉攀的评论文章《这个时代为什么还需要副刊》，我读后产生了强烈的共鸣与深入思考。

文中说，前不久，王蒙先生在《人民日报》刊文《办气韵生动的副刊》，一石激起千层浪，在社会各界引起热烈反响。看来，就此话题产生共鸣的人还真不少，这反映出互联网时代公众对于副刊优质内容供给的全新需求。文章还点评了《人民日报》的“大地”、《解放日报》的“朝花”、《浙江日报》的“钱塘江”和《宁波日报》的“四明周刊”等一组党报的副刊风格，认为虽然定位不同，但各有各的精彩。就这个时代为什么还需要副刊，文章有这么几个核心观点：一是包容性。副刊更宜兼收并蓄，“戴着镣铐跳舞”；二是不易碎性。与时效性极强的时事新闻相比，副刊文章没有旧闻一说，值得反复咀嚼品味，副刊常被人称为“留客版”；三是影响性。王蒙说，中国的副刊是一绝，历史上，很多名家在副刊上发表过作品，很多重量级作品始于副刊，副刊是一块值得珍视、值得耕耘的精神文化园地，副刊文章也可“居报尾而向潮头”。我十分认同。

先说说副刊的包容性。副刊是报纸区别于新闻正刊的人文园地，容纳多重视角、多元表达、多样审美，这也是副刊具有长久生命力的本质特征。从内容上看，它既可以容纳宏大的历史思辨、文化溯源、时代观察、乡土变迁，也愿意接纳轻松的个人随感、读书札记、草木风物、市井烟火，彼此相安无事，美美与共。以《宁波日报》“四明周刊”为例，就设有视点、笔谭、艺林、记忆、阅读等多种版面。副刊还是多元体裁的展示场，散文、小说、诗歌、杂文、书评、漫画、摄影等，十八般武艺可以各展所长。它容纳雅，但不拒俗，深奥的文史话题，能够写得通俗易懂，日常的市井人事，也能写出人文厚度。尤其是在“生活是底稿，人人都有笔法”的新大众文艺时代，副刊为非专业写作者提供了一个公共出口，让普通人的观察与思考，进入公共阅读空间，为大众搭建了一个和而不同、雅俗共生的人文阅读园地。

说到副刊的不易碎性，是与时效性极强的时事新闻相对而言的，在互联网时代，这个特征愈加凸显。时事新闻的使命是快速记录瞬间、回应当下，昨天的突发、今天的热点，很快就时过境迁。当然，深度特稿、调查报道也能获得跨时间的生命力，有专家说，这实际上已经靠近了副刊的边界。而副刊的核心追求则是思想、人文、审美和情感的积淀，把瞬时经验固化成可长久留存的文本。读者可以一年后、多年后重读，副刊具备反复阅读价值。正刊和副刊，各司其职，各显价值，共同组成了刚柔相济、形神兼备、丰满立体的传播生态。我长期以来养成了剪报的习惯，常常拿出来翻阅，发现剪报的内容绝大部分是各类报纸的副刊作品，受益其间，其乐无穷，并得以在快速流变的舆论传播环境中，来回望不变的人心与文脉。

但副刊之“副”，绝非次要、从属之意。副刊文章既可以是轻骑兵，也可以是生力军。王蒙讲到副刊要“气韵生动”，他自己是如何写开国大典这一壮阔主题的呢？他写中央团校腰鼓队队员，身披红绸绿绸，凌晨集合出发，写得兴致勃发，风生水起，开国大典里的生动和趣味，同样可以让人满怀豪情、心潮澎湃。一篇散文、一点感触、一则书话、一份文史考据、一派烟火气象，用灵动笔触，切入芸芸众生，抒发人文诗意，乃至描述琴棋书画、风花雪月、儿女情长。副刊的轻松里面往往蕴含着郑重，因为人民幸福祥和的生活本身，就是最值得书写的宏大风景，难道还有比这更赏心悦目的叙事吗？

实际上，副刊诞生过不少重量级作品。远的来说，鲁迅的《阿Q正传》首刊于北京一家媒体的副刊；《燕山夜话》刊登在《北京晚报》副刊，兼具思想锋芒与文化厚度，是当代杂文创作的高峰之一；徐迟的《哥德巴赫猜想》，《人民日报》“大地”副刊全文刊发，引爆全国，是新时期报告文学的里程碑；孙犁、汪曾祺的系列作品，同样发表在《人民日报》“大地”副刊，成为文学领域的生力军。近的来说，从《宁波日报》出去成为《人民日报》高级记者的徐锦庚，他的一篇《“懒汉”治村》报告文学，曾被《人民日报》“大地”副刊整版刊登，描绘了新农村建设中值得尊敬和仰视的“小人物”典型形象。

最近，央视热播《伟大的长征》，观众好评如潮。剧中对于这一伟大征程的表现手法，使我联想到了报纸正刊和副刊之间相得益彰的关系。试举一个情节：5月25日，红军在大渡河的安顺场只找到一只渡船。为了避免红军成为“石达开第二”，中革军委果断决策，要求红四团作为先头团，一昼夜急行240里崎岖山路，抢占泸定桥。这一壮举无疑是报纸正刊的配置内容。为了极限赶速，战士们抛掉了身上除了枪支以外的所有物品。中央机关随后赶到，毛泽东发现在这堆抛弃的行李中有战士黄贵发的一面小镜子，背面刻着他和妻子的名字，以及“百年好合”四个字。毛泽东便将它拿给周恩来看，周恩来特别叮嘱，要把这堆行李全部带上，到时交还给它们的主人。黄贵发就是22名徒手抓着摇晃的铁索匍匐向前冲锋的勇士之一。飞夺泸定桥成功后，一线指挥员向周恩来报告，镜子主人已在战斗中坠入大渡河牺牲了。这一情节十分符合副刊版面的气质。飞夺泸定桥打通了北上通道，是长征征途上意志突破天险的标志性战役。毛泽东《七律·长征》中“大渡桥横铁索寒”，写的就是此战。在飞夺泸定桥这一悲壮激越的主旋律中，有了这段儿女情长的温馨插曲，令人感慨万千、热泪迸发。正刊和副刊，构成了故事的全部，一重一轻之间，彰显出历史独有的张力。

在互联网时代，媒体传播格局正在发生革命性变化，副刊的“留客”功能更加彰显。要处理好坚守和变革的关系，副刊需要坚守的是“不易碎”的优质内容，需要变革的则是打通读者内心的多元通道。

从省运会双金到“五子登科”——

宁波围棋 落子成势

龚旭琪

10月22日，浙江省第十八届运动会围棋比赛在衢州收官。宁波小棋手带回2金2银1铜，其中，周辰远和肖丽朵均以七战全胜的战绩，分别摘得男子、女子少年乙组金牌。

3个多月前，2026年全国围棋定段赛在福州落幕，近500名顶尖业余棋手争夺有限的职业席位，少年组仅产生19名职业初段棋手，宁波就占了5席，分别是：肖丽朵、虞宸炫、项宇泽、黄皓、郑善觉。刚刚在省运会夺金的肖丽朵，正是其中之一。

一边是省运会赛场上的两枚金牌，一边是今年夏天的“五人定段”。从业余棋手到职业初段，从校园棋桌到全省、全国赛场，宁波围棋接连收获佳绩。一座城市，靠什么让更多孩子走近棋盘，又让其中的佼佼者走得更远？



周辰远在省运会围棋比赛中



肖丽朵在省运会围棋比赛中（图源省运会组委会）

两枚金牌与『五子登科』

本届省运会围棋比赛共有来自全省11个设区市的126名青少年棋手参加，男女各设甲、乙、丙、丁四个组别，共产生8枚金牌。比赛并不以职业或业余段位作为报名门槛，符合条件的棋手可同场竞技。面对各路高手的竞逐，宁波拿到其中的2枚金牌。

在乙组，周辰远、肖丽朵连续七轮保持不败。胜负写在最终成绩上，背后却是日复一日的训练和比赛。围棋很难靠一次“超常发挥”跨越长久积累的差距，宁波市少年围棋队长期开展集训，由业余7段棋手曹汝旭带队授课，并邀请宁波职业棋手和外地高手提供指导。

将目光转移到今年7月的全国围棋定段赛，个中经历更能说明向上突破有多难。

职业初段看上去只是职业段位的起点，却是绝大多数业余棋手难以跨越的一道门槛。“普通的业余5段，基本不具备参加定段赛的实力。”宁波市围棋协会副秘书长李虹刚说。按照参赛要求，业余5段只是入场券。真正能够竞争职业资格者，往往已在全国高水平比赛中磨炼多年。今年成功定段的5名宁波棋手，赛前均达到业余7段水平。“说得直观一点，比考清华、北大还要难。”李虹刚解释，围棋升段取决于人与人的直接较量，“你变强了，别人也在变强”。如今棋手还普遍借助人工智能工具学习棋艺，竞争愈加激烈。



在『明州十局』赛事上，黄皓（左）和李昌镐（右）对弈（许天长 摄）

在今年定段赛少年男子组里，棋手先经历13轮积分编排赛，56人进入复赛；复赛采用双败淘汰制，28人进入决赛；再通过双败淘汰决出14个职业席位。这意味着，每一场失利都会迅速压缩晋级空间。一盘棋常常耗费两三个小时，积分编排赛阶段，棋手一天最多要下三盘棋。郑善觉开局3胜4负，一度面临淘汰，随后打出六连胜；虞宸炫之前连续两年与职业资格擦肩而过，黄皓也曾动摇过，最终他们都坚持到了今年。

棋盘之外，还有训练费用高昂、外出比赛和学业安排冲突的困扰。棋手达到业余高段后，普通大班教学往往已难以满足需求，需要更多一对一指导和跨地区参赛。李虹刚介绍，一次外出参赛，仅交通、住宿、报名等费用就要数千元。

职业初段也并不意味着已经抵达职业棋坛顶端。李虹刚将其形容为“从业余金字塔的塔尖，来到职业金字塔的塔底”。定段以后，棋手仍要参加围丙、围乙、围甲及各类职业赛事，不断获得积分和比赛机会，真正能够成长为一线职业棋手的，终究只是少数人。

足够宽广的城市棋盘

如果说两枚省运会金牌体现的是竞技水平，那么一年新增5名职业棋手，体现的则是人才培养的力度。

据宁波市围棋协会统计，目前宁波围棋运动人口约30万，全市登记培训机构上百家，机构内学员超过8000人，每年参加段（级）位赛约1.5万人次，全市约15%的适龄学生接受过围棋普及教育。在此次五人定段之前，宁波已有12名职业棋手，其中包括谢科、伊凌涛两名职业9段。

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，这些耀眼的数字并非一蹴而就。

宁波市围棋协会成立于1989年。20世纪90年代，宁波已经开始进行较为系统的青少年围棋培训；20世纪90年代末，社会化、市场化培训进一步发展。此后，校园、培训机构、家庭、协会及各级赛事逐渐形成分工：学校负责普及，机构承担日常培训，赛事完成检验和筛选，优秀苗子再进入更高水平的训练平台。

同时，宁波市围棋协会与宁波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合作开设围棋选修课，4年内有超过3500人参加课程并获得学分。利用围棋优质课评比，评选“金牌教师”“银牌教师”，推动围棋教学从“会下棋”向“会教孩子”转变。

“家长、孩子、学校、机构，包括协会和相关部门，缺少任何一个方面都不行。”宁波市围棋协会主席范江认为，宁波围棋的优势不完全在某一个数据，而在于多方力量相对均衡，其中既有市场化培训的长期积累，也有围棋进校园带来的广泛参与，还有高水平训练和赛事提供的向上通道。“任何单一的力量都是不够的。”

校园是许多孩子与围棋相遇的第一站。宁波校园围棋赛事已覆盖10个区（县、市），形成了校、区、市三级选拔体系，数百所学校和幼儿园的数千名学生参与其中；从幼儿园孩子参加的“春芽杯”“塞纳杯”，到少年参加的“光华杯”、青少年锦标赛、段（级）位赛，再到与世界冠军对弈的“明州十局”，不同水平的孩子都有机会登场。有人从学会数气、吃子开始，有人一步步走向全国大赛，这种层层衔接的竞赛体系，让教练有机会在更大的范围内发现苗子，让孩子可以通过比赛检验自己的水平，而不必一开始就把职业棋手作为唯一目标。

宁波围棋还有一条与城市紧密相连的文化脉络。应氏杯创始人应昌期出生于江北慈城，由他捐资重建的中城小学，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就将围棋纳入校本课程。如今，二年级学生统一学习围棋，普及课程还向三年级延伸。学校通过围棋文化月、百人围棋赛、班级擂台赛，让棋盘不仅出现在训练室，也进入日常校园生活。孩子们除了下棋，还会看围棋电影、写观后感、设计围棋主题文创作品。2024年，第十届应氏杯半决赛期间，中城小学的应昌期纪念馆正式开馆，围棋历史有了可以触摸的载体。

中城小学校长、党支部书记徐扬威说：“不是每个孩子都要去拿奖，围棋教会他们怎样看待输赢，怎样静下心来思考问题。”这恰恰是“普及”二字的另一层意义，竞技人才从中成长，更多孩子则在围棋中获得陪伴一生的习惯。

让更多孩子留下来

省运会摘取两枚金牌和五名少年同时定段，证明宁波青少年围棋拥有较为扎实的人才基础。不过，真正能够衡量一座城市青少年围棋发展水平的，还在于它能否持续发现人才、培养人才，能否让有天赋的孩子飞得更高，能否让更多普通孩子长期留在棋盘旁。

在这方面，宁波首先要打通的，仍是从兴趣启蒙到高水平竞技之间的“中间一段”。

对于学棋较早、已经达到业余3段或4段的孩子，选择并不容易。他们有一定天赋，却未必适合离开普通学校、到外地进行全天候训练。如果继续常规学业，训练时间可能不够；如果过早转入专业轨道，又可能压缩文化课时间，增加家庭负担。“这时候家长最纠结。”徐扬威说。

2025年，宁波市围棋协会、宁波市全民健身指导中心、江北区教育局（体育局）和中城小学共同创办宁波围棋少年队中城班，尝试为这道难题找到解法。首批13名学生仍然随班就读，正常完成义务教育课程。学校通过课表调整和作业安排，为训练留出时间。文化学习约占三分之二，围棋训练约占三分之一，每天可保证约4小时的训练时间。训练费用由多方共同承担。

这种探索并不是要在普通教育之外再建一条封闭的“职业快车道”，而是在培养路径上留出更长的观察期，既不轻易放弃天赋，也不急着让少年棋手孤注一掷。中国围棋协会原副主席华学明曾表示，希望这种体教融合模式能推广到更多学校和城市。

专业培养之外，家长的陪伴同样重要。肖丽朵的舅舅、围棋教练马叶青谈到，孩子输棋、状态低迷时，家长应该给予足够支持，耐心陪他们寻找新的方向。围棋需要争胜，更需要学习面对失败。省运会的胜利和定段赛的成功，都不能替代孩子成长。

放眼国内其他城市，围棋发展越来越注重打通普及、选拔与高水平竞技之间的通道。深圳曾出台围棋专项发展实施计划，把围棋进校园、特色学校建设、校区市三级青少年赛事、大学选修课程、职业俱乐部和高水平赛事纳入同一张发展蓝图。计划提出制定围棋传统特色学校标准，建立三级联动赛事体系，并鼓励高中探索围棋特长人才培养的路径。

未来，宁波可以继续推动“国手进校园”这项活动的普及推广，建立更加常态化的本土职业棋手反哺机制，让他们定期走进学校和基层俱乐部，为高水平少年复盘、指导，并参与后备人才选拔。

范江把宁波围棋的理想概括为“顶天立地”：“顶天”，是培养走向全国乃至世界赛场的优秀棋手，延续围棋的历史文脉；“立地”，则是让围棋走进校园、社区和普通家庭。既能让有天赋的孩子不断向上，也能让大多数孩子愿意长久留在棋盘旁。



第86届宁波市围棋段（级）位赛现场（图源市围棋协会）